

走进阿拉斯加

引 子

我不敢说对阿拉斯加有多么地熟悉，但却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自从 1991 年第一次进入阿拉斯加以来，便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是第五次来到这里。当然，我也不是在阿拉斯加到处乱逛，而是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巴罗，这里是我的世外桃源，自认为是第二故乡。本来，我来巴罗是为了北极科学考察，后来却演变成了感情的投入，以至于不能自拔。因为我发现，巴罗这里，几近于我小的时候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乐土，虽然不能说是一切都好，但若与其它地方比起来，却可以说是人间天堂。可惜的是，我并不属于这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看客，也正因如此，也才能体会到它的真正的价值。于是便想写出来，介绍给大家，使那些无缘来此的人们，也能知道，在那茫茫的北极冰原，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阿拉斯加之最

飞机在空中径直往北飞行，脚下是连绵不断的群山，笼罩着一层淡蓝色的薄雾。我猜想这是在加拿大境内，但却希望能看到阿拉斯加的锅把子地区。当然，地面上是什么标志也没有，只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伸展开去，以至无穷。

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的州，面积 1518800 平方公里，占美国总面积的 16% 多。但人口却很少，据 1979 年估计，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0.27 人，排在第 49 位。同时，阿拉斯加也是跨度最大的州，从阿留申群岛最西端到锅把子地区最东面的点之间跨越了经度 58°，横宽 3200 多公里。跟美国内陆 48 个州的宽度差不多。阿拉斯加也是美国海岸线最长的州，约为 10692 公里，比其他所有州的海岸线的总和还要长。而且，阿拉斯加也是美国最高的州，在北美洲 20 座最高的山峰中，有 17 座位于阿拉斯加境内，其中就包括北美洲最高的山峰麦金利峰，海拔 6194 米。当然，阿拉斯加也是美国最遥远而且也是最靠北的州，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北纬 54°以北，有相当大一部分伸入了北极圈。因此，不禁我这个外国佬，就是一般的美国人谈起阿拉斯加也总是感到遥远而且新奇。正因如此，所以它得了一个别名叫作“最后的前线”（The Last Frontier）。

飞机在平稳的飞行，人们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着各自的心事。我左面是一位军人，腰杆挺直，目不斜视，所以只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右面的一位个子很高，头发花白，长着一个典型的美国大鼻子。他不时地朝我微笑，表示善意，我也就点头作答，于是便攀谈起来。他说他是个工程师，已经退休，是到阿拉斯加去旅行的。我说我来自中国，要去北极考察。他听了以后，睁大了吃惊的眼睛，盯着我问：“真的？就你自己？那地方可不是好玩的。”我听了以后哈哈地笑了，对他的关怀深表谢意。

“你知道吗，阿拉斯加是非常伟大的。”他摊开一张地图，带有几分自豪的神气。“这里有最高的山峰，最长的可以自由流动的河流，最严酷的气候条件，最原始的自然环境，最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也就最具挑战性和诱惑力。”

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大串“最”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认真地看着我，生怕我不相信似的，并且补充说：“当然，这都是相对美国而言的。”

我同意地点点头，表示很愿意听他说下去。他开心地笑了，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所以阿拉斯加也就成了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和能力的最佳场所，也就是所谓的最后的前线。我们在这里完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为雄心勃勃的建设项目。例如，把这一地区与内地连结起来的阿拉斯加公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原子弹之外投资最大的工厂项目。在本世纪初还建设了阿拉斯加铁路，由于气候恶劣和地形复杂，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建设项目，它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是能够战胜严酷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以及后来在 40 年代所完成的输油管，把原油从遥远的加拿大的西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阿拉斯加的白马市。而所有这些伟大的工程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使得今天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了充分的信心，来完成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曾经轰动一时的完全由私人公司完成的建设项目，这就是令阿拉斯加以及所有的美国人都感到骄傲的输油管道工程。这条管道直径 1.2 米，全长 1200 公里，耗资 7.8 亿美元，穿过了也许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地形，70000 多人参加了建设，只用了 4 年就全部完工。我就是这项工程的技术人员之一，当时的情形使我永生难忘，人类确实是很伟大的，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说到这里，他显得有点激动，转过脸去望着窗外。从他肩膀上面的空隙里，我可以望见飞机下面的重山峻岭正在徐徐地后移，许多山头上都顶着皑皑的白雪，像是一排排戴着防寒毡帽的巨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里。

沉默了一阵之后，为了使空气重新活跃起来，我望着他说：“实际上，阿拉斯加还有一个世界之最呢。”

“噢？”他转过身来直直地望着我，仿佛刚从回忆中挣脱出来似的。

“你知道，当你们从俄国人手里买过来时，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土地交易。而且只有二美分一英亩，大概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土地了吧？”

“是的。”他得意地笑了，“不过，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用处，完全是一笔赔本的买卖。只有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高瞻远瞩，他坚决主张，并毫不犹豫地 在条约上签了字。虽然后来受到了许多攻击，有人骂他愚蠢透顶，有人说他想出风头，乱花纳税人的钱，还有人干脆把阿拉斯加叫作西沃德的大冰箱（ice box），把他说得一文不值。但是西沃德却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因为他凭一个政治家的直觉认为，这笔交易是完全值得的。”

“由此可见，政治家也是商人。”我开玩笑地说。

“是的，是的。”他也笑了，“西沃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仅有政治家的头脑，而且还有商人的眼光，真是人才难得。当然，在他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并没有把阿拉斯加当成一回事，这块土地几乎被遗忘了。直到 1942 年，日本人在珍珠港得手之后，又出兵占领了阿留申群岛最顶端的两个小岛，这不仅大大地伤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而且也使得当时的政府感到，日本人有可能通过阿拉斯加来抄自己的 后路。这时，人们才意识到阿拉斯加的重要，并对西沃德大加赞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南阿拉斯

加的一个城市和白令海峡中与苏联遥遥相对的那个半岛。也许可以说，直到这时西沃德的冤案才算真正得到了平反昭雪。”

这时，飞机突然抖动了一下，开始降低高度。我们不约而同地伏向窗口，观望着外面的景物，只见地面上已不再是高耸的群山，而是低缓的丘岭，且为森林所覆盖，到处是郁郁葱葱。他突然指着远方大声说：“瞧！瞧！那就是输油管！”是的，我也看见了，那是一条直直的线条，从山岭和森林之中直穿过去，就像是深深地切了一刀似的。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万里长城，那气势比这管道大得多了，当然，作用也不同，我们的长城是用来防御外族入侵的，而这管道却是用来输送资源的。

费尔班克斯

费尔班克斯（Fairbanks）在北极圈以南 185 公里，是阿拉斯加第二大城市，又是阿拉斯加铁路和公路的终点站，也是阿拉斯加大学的所在地。在到达这里之前，我早已久闻大名，但却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中国学生在这里刻苦攻读，据说连家属已经达到 100 多人，而且青一色来自于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学生却一个也没有。

费尔班克斯位于阿拉斯加的腹地，大体上正好处于其地理的中心位置。不仅如此，由于阿拉斯加大学及其所属的几个研究所的存在，这里似乎也成了阿拉斯加的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中心。阿拉斯加大学的图书馆和书店里，储有丰富的有关北极的各种资料和图书，我每天都在这两个地方奔跑，忙忙碌碌，为北极考察做准备。这里虽然没有极昼，但因非常

接近于北极圈，所以夏天的太阳几乎是不落的。一到冬天，日子就很难过了，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 20 多度，太阳只是在地平线上露一下面，且每天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一出门就得打手电筒，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虽然没有机会在这里体验一下冬天的滋味，但一设想那情景就不寒而栗。当然，人的忍受能力是富有弹性的，据在这里越过冬天的学生们说，冬天当然很不舒服，但也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而且有所失就有所得，有时还可以看到彩色绚丽、变幻莫测的极光，也算是对这种艰苦磨难的补偿吧。

而且，这里也有其他地方所得不到的享受。例如，到附近的河流或湖泊里去钓鱼就是一大乐趣。学生们每到周末往往成群结队地奔到附近的河流或湖滨，一个晚上每人至少也能钓到十几斤，不仅得到了休息，而且还解决了一部分吃饭问题，真是一举两得。我虽然因为忙，有人多次相约都没有去成，但却解了馋，打了牙祭。用刚刚钓回来的鲑鱼做成的鱼汤真是鲜美之极，只要喝上一口，就会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一想起来就会口水直流，不能自己。

但是，费尔班克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是鲜鱼汤，而是北极点。

一天，相识的徐华先生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要带我到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地方。看着我满脸狐疑的样子，他开玩笑地说：“嗨，请放心吧，不是妓院，而是北极点。”听了这话，我更加糊涂了，这地方还不到 65°，怎么会有北极点呢？他却把手一挥，不耐烦地说：“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汽车在公路上飞奔，两边到处是鲜花和森林。开不多久便见有一座白色的房子，旁边立着一座圣诞老人的塑像，穿

着鲜红的袍子，很是醒目，但却断掉了一只胳膊。使人看了很不舒服。白色的墙壁上画着圣诞老人驾驶着鹿拉的雪橇飞奔，正在忙着给孩子们送礼物。进到屋里，原来是一座礼品商店，琳琅满目，摆着各种各样精美的礼物和玩具之类，但那价格都贵得可以，可见店主人并不像圣诞老人那般大方，这也难怪，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看那介绍，知道这一家人姓米勒，他们的生意始于1952年，当老米勒和他儿子正在这里建造房子时，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对着他们喊道：“喂，圣诞老人，您正在建造一座新别墅？”这使老米勒顿生奇想，于是便把这里称作圣诞老人之家。由此可见，所谓的生意，就是要能不断地生出新的主意。

1954年，州政府正式地把这里定为北极点市，并建起了邮局、商店，发布了消息，于是，圣诞老人就算在这里定居下来，全国各地甚至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孩子们怀着美好的梦想，陆陆续续给这里写信，这个地方的名气也就愈来愈大，知名度越来越高。当然，这期间广告费也是花了不少的。

参观完毕，肚子饿了，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结果发现，在离圣诞老人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中国餐馆，高高矗立的牌子上标明“金都饭店”四个正楷的汉字，这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没有想到，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已经延伸到了北极点！进去一看，更是得意，因为里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一派东方气息。因是周末，来吃饭的美国人很多，生意相当兴隆。出国以来，一直淹没在西方文化的汪洋大海里，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文化震动。现在，坐进这家中餐

馆，看着那些黄头发、大鼻子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中国菜，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似乎乘上了一叶中国文化的轻舟，真有点飘飘然心旷神怡。我们叫了三个菜，花了 31 美元，吃得饱饱的。菜肴的味道平平，且由于受到美国饮食习惯的影响，已经串了味了。

据徐先生说，费尔班克斯有三家中国餐馆，其中最好的一家是由一个南朝鲜人经营的，叫作“金上海”。他深感自豪地说：“日本和南朝鲜的饮食都不行，没有什么特点，不可能自成一家，只有中国餐馆生意兴隆，所以他们也只好打中国餐馆的牌子。”是的，我们的祖先有几千年研究吃的历史，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吃的文化，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文化遗产，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饮食，而且也为不少漂泊在外的炎黄子孙乃至东方子孙增加了一条谋生的道路，确实是功德无量的。

最后一道菜照例是幸运饼，即每人给一个饺子状的包有纸条的烘焙了的甜饼。纸条上印有一句祝愿，当然是吉利的话。我那纸条上的祝词是：好消息！你将得到一些意外的宝贝！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过一件意外的宝贝，但每天却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就拿今天来说吧，还没有进北极圈，却先已经到了北极点，而且吃到了一顿中国饭菜，岂不新奇？由此可见，这句话其实是并不错的。

这时正是 7 月初，若在北京会热得透不过气来，但这里，屋里却仍然烧着暖气。白天的气温有时也达十几度，但稍一阴天，则会骤降，因此，出门必须穿上厚夹克甚至毛背心。但美国人体质好，常看到有人穿着裤衩背心招摇过市。

据说夏至那天，这里的日照时间达 23 小时，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即使现在，也在 21 小时左右，每天晚上 12 点以后太阳才落下去，3 点多钟又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

北京的早晨 5 点多钟，麻雀就开始叽叽喳喳，争吵不休。旧金山早晨 5 点多钟，鸟妈妈就开始为孩子喂食。但来到费尔班克斯以后，我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点什么，后来突然醒悟了，原来是鸟。这里森林很多，出门便是，但鸟却极少，所以总是静悄悄的，使得那些茂密的森林望进去似乎有点恐怖。出于好奇，有一天我专门去寻找，转了半天，才看到一只海鸥、两只喜鹊和几只燕子。在高楼大厦的屋檐下面有许多燕窝，常可看到小燕子从里面探出脑袋，张望着外面的世界。

大概正因为鸟类很少的缘故吧，所以蚊子特别猖獗。这里的蚊子不仅多，而且个头也大，但飞起来声音很小，喜欢悄悄地行事。见了人之后拼命地追着咬，好像是不咬白不咬似的。走在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它叮上一口，等你感到又疼又痒时，它却早已经心满意足地逃之夭夭。

费尔班克斯位于奇纳（Chena）河畔，风景优美，人口只有 4 万多，宁静而舒适。这里的人们亲切而友好，走在路上常会有素不相识的人远远地跟你打招呼。几乎没有什么犯罪，这与旧金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旧金山时我总是提心吊胆，一个人很少到街上去。而在这里却可以背着相机到处乱转，不必担心有人会来光顾你。没有想到，美国还会有这样的城市，真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了。

这个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因为在这附近发现了金矿，招来了大批淘金者，这里便成了定居

点。由此可见，费尔班克斯也是黄金冲击的产物。于是又想起了杰克伦敦，不知他是否也到过这里。后来因为这个地方位置好，正好位于阿拉斯加腹地的中心，也便成了军事重镇，有名的阿拉斯加铁路和公路都通到这里。而令美国人沾沾自喜的输油管道也是从这里以东不远的地方通过，在当时，费尔班克斯正是这一闻名世界的艰巨工程的重要基地之一。直到现在，这里仍然还是阿拉斯加黄金的集散地，也是阿拉斯加内陆贸易和金融的中心。

经人介绍，我到森林深处访问了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男的曾是中学教员，女的作过社会工作，都已经退休，有一个独生女儿正在幼儿园当阿姨。他们用终生的积蓄在森林中买了一小块地，并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二层楼的木房子，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他们对日本的文化艺术很感兴趣，对中国人也很友好。那女儿正跟一个叫徐华的中国学生谈恋爱，很快就要结婚了。晚饭后谈起爱斯基摩人，他们说，爱斯基摩人正面临着失去家园的危险，因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属于政府，原来签订的条约已经到期，因此政府有权将这些土地转卖或出租。言语之间，很有些担心和同情之意。我于是又想起了印第安人，他们就是被逐出家园，赶到贫瘠的沙漠地区任其自生自灭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又转到了印第安人，他们说：“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那样对待一个民族实在是太野蛮、太残忍了。当然，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境内的印第安人要幸运得多了，他们基本上没有遭到杀戮和驱逐，人类总是在进步的。”听了这些话我深受感动，他们虽然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但却具有如此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而且对于历史是如此坦诚，毫无粉饰，实在是难能可

贵的。

每个城市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纽约的时代广场。费尔班克斯虽然城区很小，朴实无华，但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阿拉斯加大学。这是阿拉斯加的最高学府，据说也是地球上最靠北的大学，坐落在城区西北的一个山坡上，现代化的建筑栉次鳞比，错落有序，树木环抱，鲜花盛开，其舒适优雅的环境可以与任何大学相媲美。

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大学的书店和图书馆里面度过的，翻阅各种资料，尽量充实自己，为最后的北极冲刺做准备。还买了两本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和《荒野的呼唤》，花了不到 3 美元，以为留念。

使我大感意外的是，这里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青一色来自于内地，香港和台湾却一个也没有，大概是因为他们惧怕这里的寒冷的缘故。

跟一些学生聊起来，他们说这里的冬天确实可怕，狂风，暴雪，有时会冷到零下 50 多度。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还不是寒冷，而是黑暗，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可以看到太阳，而且还得是晴天。其他时间都是黑咕隆咚，走路得打手电筒，那滋味真像是生活在地狱里。“但是，”他们总是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说，“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人的忍受能力可塑性是很大的。而且，有得有失，虽然冬天难过一些，但夏天却特别舒服，长长的白天，清新的空气，凉爽的气温，宁静的环境都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真正的大自然，紧张之余，到湖边垂钓，到森林中散步，会觉得烦恼顿消，心旷神怡，似乎溶解到了

周围仙境般的大自然里，这种滋味是在别的地方所绝对体会不到的。”看着他们那热情、大方、乐观、向上的神态，一种感情的冲动油然而生，似乎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似的。

一个老阿拉斯加的回忆

离我的住处不远，有一家旧书店，有一天我兴冲冲地跑了去，满以为可以买到一点有关北极或爱斯基摩人的资料，但转了半天却一无所获。出来时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瞪起眼睛瞥了我一眼。出于礼貌，我便微笑着向他点头示意，没想到他却把脸转了过去，不屑一顾地嘟哝了一句：“Japanese!”（日本人）

我的心头一惊，像是被蜇了一下似的，立刻本能地抗议道：“不！我是中国人！”“噢？”他转过脸来重新打量了一番，脸上紧绷的肌肉也渐渐地松弛了下来，并挣扎着想站起来。我赶紧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说：“不！您不必客气。”

他抓住我的手不放，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北京，他更高兴了，指着旁边的一把椅子请我坐，并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跟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接触。听了这话，我也很受感动，便坐下来跟他聊了起来，因为我知道，美国的老人往往是很孤独的。

他叫约翰·沃德拉夫（John Woodruff），这个名字有点怪，像是守林人的后代似的。

本是这家书店的主人，因为老了，便将书店交由他儿媳妇管理。

还在上个世纪末，由于受到黄金冲击的诱惑，他的祖父只身从纽约来到阿拉斯加，但却不仅没有发财，而且在一次

暴风雪中差点被冻死。后来虽然活了下来，却也失掉了两个大拇指。

“你也算是一个老阿拉斯加了。”听了他的话，我禁不住插嘴道，“不过我听说，那时候的人们都是上当受骗的，阿拉斯加其实并没有金子。”

“不，不。”他连连摇头，“金子确实是有的，而且也确实有人发了大财，但不是我祖父，他除了失去两个手指之外，几乎是一无所获。”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着，两眼望着远处的森林，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我父亲靠打渔为生，日子过得也很苦。”他挪动了一下身子，继续说。“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阿图岛（Attu）和凯斯卡（Kiska）岛之后，他参了军，并且参加了收复这两个岛子的战斗。而在这之前的70多年里，美国虽然买了阿拉斯加，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它，那时的阿拉斯加简直就是一块被遗忘了的土地，什么事都没人管。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真应该感谢日本人，是他们把阿拉斯加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骤然地提高了，那时真是群情激昂，全国沸腾。日本入侵者抓走了40多个阿留申人。但到1943年我们重新夺回阿图岛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共伤亡了3800多人。我父亲的好几个朋友都是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我父亲虽然没有死，但他的腿部也受了伤，一块炮弹皮子深深地嵌进他的大腿里。”

“那凯斯卡岛呢？”我急切地问。

“我们对凯斯卡岛进行了猛烈地轰炸，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炸平了。小日本失去了阿图岛之后，看看实在呆不下去了，最后只好撤走了。”他笑了，并且补充说，“小的时候，爸爸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说，当他们攻下阿图岛以

后，有个日本人化装成阿留申人驾着小船逃跑了，由于在海上迷失了方向，转了半天又回来了，被巡逻艇发现，带回了司令部，他装成哑巴，起先大家都以为他真是阿留申人，因为日本人和阿留申人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后来他因为实在饿了，便比比划划地要东西吃，人们一时弄不清他的意思，那家伙急了，便冲着米饭大声吼道：‘米西米西！’这下子露了馅。一审问才知道，他原来还是一个不小的头头呢。”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日本人真是一个狡诈的民族。”他眼里放出了光彩，似乎有点精神焕发，返老还童了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阿拉斯加历史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人们才开始真正认识到阿拉斯加的重要价值。”他又恢复了先前那种严肃的神态，慢吞吞地说，“先是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带动了阿拉斯加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阿拉斯加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又发现了石油，这使阿拉斯加的经济真正起飞了。现在，不是阿拉斯加依靠内陆 48 州，而是内陆依靠阿拉斯加。因为阿拉斯加就像是一个自然资源的大仓库，从木材到矿石，从渔业到石油，真是应有尽有。”说到这里，他似乎充满了豪情，费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艰难地移动着脚步。我这才发现，他的双腿原来是有毛病的。我想扶他一把，他却把我的手推开了，叉开两腿，站在那里，但却有点颤抖，似乎那受过伤的两腿不堪负担那肥胖而高大的身躯的重压，随时都会瘫倒似的。

“日本人又来了。”他两眼直直地望着远处，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我吃了一惊，赶紧向他注视的方向望去，却空空如也，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害怕起来，心里犯着嘀咕：“他会

不会神经有点毛病？”

他向前挪动了两步，然后扶着椅背重新坐下，平静地说：“当然，他们不是手里拿着枪，而是兜里装着钱。他们在石油公司里投资，占的股份愈来愈多。他们几乎控制了阿拉斯加的木材生产，包下了所有的外销。现在，他们又在插手阿拉斯加的渔业。我儿子是以捕鱼为生的，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但是今年，一个日本公司控制了那一带的收购，他们把价钱压得低低的，使得许多渔民都破了产。”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当成了日本人，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当我把这一点告诉他时，他点了点头，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我不喜欢日本人，我爸爸也不喜欢日本人，我们一家都不喜欢他们。”

我深深地同情他，也完全理解他，但却无法安慰他，只好起身告辞。但是，他那深沉的目光，忧郁的眼神，飘动的白发和艰难的步履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进入北极圈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确是如此。例如长时间地坐在飞机里，大眼瞪小眼的无所事事，就是一种艰苦的事。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消磨这难过的时光：一是找人聊天，但必须要有合适的对象；二是瞭望窗外的景物，当然，这必须要有个靠窗的坐位，而且要碰上好天气。

飞机从费尔班克斯机场腾空而起，把我带入了进军北极的最后一段旅程。我把脸贴在弦窗的玻璃上，眼睛紧紧盯着窗外的一切，这不仅因为我对阿拉斯加几乎入了迷，而且还由于这是我第一次飞越北极圈，所以很想看看，与当年飞越

南极圈时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当然，不同是极为明显的，因为你无论从什么地方飞越南极圈，所看到的都只能是，或者为茫茫无边的海洋，或者为冰雪覆盖的大陆。总而言之，那是一个为蓝色和白色统治着一切的沉寂的世界。但是现在，飞机下面无限延伸着的却是一片绿色茵茵生机勃勃的土地。而且，河流蜿蜒，像一根根银色的飘带，湖泊闪烁，像一面面反光的镜子。根据地图可以断定，脚下这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就是育空河，这是阿拉斯加最长的河流，全长 3000 多公里，因发源于加拿大的育空地区而得名。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则是阿拉斯加的一大奇观之一。据说，在阿拉斯加境内一共有 300 多万个湖泊，小者如池塘，而最大的却有 1600 多平方公里，这就是阿拉斯加西南部的爱里雅那（Iliamna）湖。如此众多的湖泊散布在绿草如茵的原野之上，就像是无数珍珠玉片撒落在绿色地毯上一般，使阿拉斯加那盛装艳抹的大地更加增添了诱人的魅力。看着脚下如此美妙的景色，自然而然地又想起了西沃德，他以自己英明的预见，为美国人买下了这块无价的宝地，实在是奇功一件，应该名垂千史。而俄国人呢？只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之间早已飞越了北极圈，虽然身子悬在高空，但却已经进入北极了。脚下的景色也在迅速变幻之中，深绿色的洼地渐渐变成了淡黄色的丘岭，淡黄色的丘岭又为迎面而来的暗灰色的山脊所代替。树木愈来愈少，露出了一片片并不连续的草原，渐渐地，草原也越来越稀，代之以光秃秃的山峰和裸露的岩石。这就是布鲁克斯（Brooks）山脉，是阿拉斯加北面的屏障，因为人迹罕至，所

以也是世界上最为原始的少数几块尚未被人类所触动的处女地之一。

越过布鲁克斯山脉之后，眼前又出现了一片低缓的平原，但景观却绝然不同，既无树木，更无村舍，只有灰黄的土地，茫茫无边，这就是所谓的北坡，是爱斯基摩人世代居住的地方。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极力想寻找出一点人为的痕迹，但是却没有，不觉心头一沉。当北冰洋的雄姿远远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心情又骤然地紧张起来。经过了一番长时间的筹划和拼搏之后，我的愿望总算实现了，终于来到了这块盼望已久但却极端陌生的土地。然而，百步行，九十则半，一切还刚刚开始。这正如登山，从望到山头到登上这个山头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真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征途之中，我会遇到一些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

阿拉斯加的价值

同一件东西，在不同的人眼里是会看出不同价值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一块石头，养路工可以用来铺路，建筑师可以用来砌墙，雕塑家可以把它雕刻成千古不朽的艺术作品，而地质学家呢，则有可能从里面提取出重要的科学信息。也许，它今天只是一块普通的绊脚石，过了一阵子之后，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而会一跃而变得价值连城。

阿拉斯加也是如此。从 1743 年至 1867 年间，当俄国人控制着阿拉斯加的时候，只不过把它看成是一块掠夺海上资源，进行皮货交易的领地而已。因而，当美国人出到 720 万美元时，他们肯定认为是卖到了一个好价钱。